



爱梦并非圆的

——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甘景龙 著





爱梦并非是真的

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

甘景龙 著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11159446

燕钊教育学院
图书馆藏



黄河文艺
出版社

第一章

王

男，工人，患有阵发性精神分裂虚幻症

昊

.....

第一章

現代教育 人工 具

教育 工業 社會 科學

.....

王
景

符号。

——那条该咒的河、那座该咒的桥！

……文革的风暴袭击着无垠河畔。荒野，这条河匆匆向西流动着；是弯道，水也有倒流的时候。这条孤独的河，孤独得像个寡妇，为失去的亲人昼夜号啕着。

——混蛋，他打倒了自己的老子！

我这个赎罪的孽子，背着被自己打倒了的，奄奄一息的老父亲，在河畔上奔跑。枪声、呼声交夹，像似追魂的鬼判，一阵紧似一阵。锐利的石砾划破了脚板，灌木丛的蒺藜撕裂裤腿，麻木的神经已感觉不到痛苦。我疯狂地奔跑着，好像整个世界在同我一起奔跑——世界那边，有无数奇形怪状的影子，在呐喊，在奔驰，犹如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，一切都在疯狂之中。还有猎狗黄黄，那条四不像的影子一直尾随在我身后，可怜的小东西。

——混蛋，他打倒了自己的老子！

怨谁呢？是摩伊拉在作怪！你总是对文革不满，说它只能创造出一代红卫兵，拿着红本本到处打砸抢，是天罡地煞乱天下，结果犯了天条，把专员的帽子换成了走资派、反革命的尖顶子，足足有百十米高，像个金字塔，压得你头下垂、双臂后剪、嘴巴啃地，一股股黄水从帽窝里流出来，把牛棚的地冲了个深深的大坑，坑里长满了蝌蚪生物，不时散发着牛屎般的臭气。你对着水牛叫冤，它们只会张着大嘴巴，反刍出粘糊糊的乳状唾液，双眼红得透亮，像着了火一般……

——混蛋，他打倒了自己的老子！

他们快追上来了，那些才是真正的混蛋，比我混上几十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我明知父亲的牛脾气难以对付，只得按叶司令的鬼点子，演一场大义灭亲的苦肉计。

大喇叭里，狂叫：

——打倒死不悔改的叛徒，黑帮，特务，走资派，流氓匪头，阶级异己分子……

红卫兵押着一群陪审的男女黑帮分子。一位外语教师跪在地上求饶，双手死死抱着一棵树不放，他拼命叫喊：我不是黑五类，我家十八代都是农民。我是红五类，我怀里装着红宝书呢！有人用钳子夹他的手指，他的手指嵌进树皮里，流出一股股蓝色胶液，一会儿把手指头裹进胶囊中，变成一个蓝茵茵的大琥珀，只要一刮风，琥珀就发出救命的呼声。

——儿子打倒老子千古奇观，混蛋！

我脑瓜里金花乱窜，跳来跳去的影子变成了愤恨的脸，一百〇八将从批判场走过，他们袒胸露体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只有宋江受了招安，一顶乌纱就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，还毒死自己的手足义弟李逵，当老大的不是个好东西，别人为他卖命，实指望上天堂，却落得下地狱。咳！历史就是这样倒流，河水从山脚流到山顶，从山上流到天空，从天空钻到云里……

× 哇当，牛棚的牢门被踢开，破衣烂衫的王守仁被押上批斗台。他瘦小的个头像个铁桩，胸前背后挂着两块牌子，头上顶着生死帽，这些都是文革的伟大发明，千古奇观，独国经营。

——老东西，铁心了，软硬都不吃！王昊，你要亲自去教训他，关键时刻，看你的革命立场坚定不坚定，这是考验

你的时刻到了！叶司令鼓动着，表演得十分充分，连中间派学生也感动得站了起来，表示誓死革命不回头。

黄黄在人群里窜来窜去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无奈地吠来吠去，追着自己的尾巴尖咬……

我拿在手里的皮带变成一个棉条，软得能滴出水来。我怎么斗起自己的老子呢，是时代的要求，是革命的需要！在这疯狂的年月里，刘氏牌坊扳倒了，贤公神庙被砸了，睡在地下的老祖宗也要清洗发霉的脑袋。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，拉历史倒车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统统砸烂狗头。如果走资派还在走，红色世界将变成黑世界，牛鬼蛇神卷土重来。地下的阴灵占领整个领域，我们革命小将往哪走！！说你有罪，你本人这个名字就是罪状，王守仁，守什么仁，守孔老二的仁，守蒋光头的仁！岳飞不就是有条罪状吗，叫莫须有，可能他没有摘掉自己头上的那顶扁帽子，老保皇派了！

——你为啥把地主的小老婆抢来做妻子！这是革命需要吗？

——混帐东西，你懂个屁，尽听那小子的鬼话，他算人吗！

骂有什么用，从小你不是经常骂吗，反正我不在乎，这时候，谁还管谁。

——你说自己光明磊落，历史清白，抗战时，你保护××人过大山，而且××是中央的一个大叛徒，走资派，这怎么解释！

——我知道是非曲直，历史自有公论！

——放老实点，顽固到底死路一条！王昊，修理他一顿，让他尝尝造字派的厉害！叶力权在一旁咆哮如雷，犹如一条

文革一开始，你就伙同陈培玉搞攻守同盟，限制我和郑红的革命行动，不准革命的父母就是反革命，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。我当上二号服务员，你说我是神经质作怪，把家搅得一团糟，这样的家庭不搅能行吗！哪吒闹海时，把龙宫搅得天翻地覆；金猴奋起千钧棒，把玉帝撵到厕所里，三天三夜没敢露头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冒充是我的父母，为啥八岁多把我才找回来！我是郑大妈养大的，你们把孩子丢给山区的农民，还有没有良心！——郑大妈与她的女儿郑红对我最关心。郑家没有亲人把我当儿子，从小看到大，直到自己的头发涂上一层白霜，脸起了菊花纹，牙齿剩下三对半，用假牙支撑起瘪嘴巴，显示她作个健壮保姆把我和郑红和弟弟亚丁统统带大后，就瘦成一张皮的郑大妈……

——王昊，手软了吗，胆小鬼，看我的！叶力权嚎叫着，像头发性的野猪找不到配种的对象。他从小个子腰里解下军用皮带，劈哩叭啦朝王守仁身上乱抽，皮带似扁头蛇，一伸一缩地跳跃着，去吮吸那血淋淋的肉体。郑红实在看不下去，哭叫着扑了过去，请求饶恕可怜的老人。叶力权把她推到一边，又发疯地拳打脚踢起来。他倒下了，缩成一堆，眼里迸出一串串火花，烧得我心里沸腾起来，烧得我的良心在水底叽叽乱叫：王昊，你在哪里！我站起来了，猛然抓住叶力权的领子，把他摔在地上。叶力权恼羞成怒，从腰里拔出手枪，黄黄窜了上去，狠狠咬住了他的手腕，黑血哗哗地流在地上，印成了一条条蛇形。我乘机背起那堆瘦骨架子，拼命地向无

不要想得太多，头哟，又疼起来，那根损伤的神经又在抖动，一根缠绕着记忆细胞的怪神经。呸！火烧火燎的，仿佛整个医院都要爆炸，急救室的无影灯瞪着千眼怪兽般的眼睛，透视着颤抖的灵魂。刀！无数把匕首迎面刺来，唉哟，看到了什么？整个世界已揭开第五印，漫天彤红，血在月亮的刀角上流淌，金龙银蛇。凶神恶煞狂舞，丑陋的幽灵拍打着黑色翅膀，惶恐的裸男裸女在火蛇的缠绕中挣扎，噢叫，泡在毒液里的躯体发出硫酸的焦糊味，紧缩着的喉舌咕咕，响，像条濒于死亡的娃娃鱼，叽叽咕咕地叫着救命……

——革命、革命、你革到什么？

是啊，我拼死拼活地奔命，为崇高的理想去奋斗，我获得的是什么；一个背叛自己良心的狗崽子，一个伤痕累累的躯体，一条疲于奔命而四处逃窜的丧家犬，一个时时被厄运缠绕着的幽灵……

在那个阴森森的日子里，也就是关公磨刀的那一天，我终于没有逃脱复仇的魔爪，差点变成了刀下之鬼。可怕呀，那座五层楼，刚刚竣工的大楼，到处支撑着铁架绳网，我被叶力权的打手们包围了，他们抓住了我，毫不客气的在我头上、身上砍了七刀，然后把我从楼上抛了下来，像抛掉一条破麻袋。就这么一瞬间，我好像变成了太空人，支楞着双臂向下俯冲，撞破了四层绳网，一直朝下冲去……

我驰向哪里，是地狱还是天堂？自己直感到是往天上升

腾，地球失去了引力，无际的苍穹飘满红本本，金灿灿、热灼灼的——猎狗黄黄在碎砖瓦砾上疯狂地撕咬着，四周一片鬼哭狼嚎声。不知是哪个混蛋开了几枪，可怜的黄黄倒在血泊里，再也听不见它的吠鸣了……

——昊哥，你怎么了？到屋内歇着吧，院里有点凉。胖胖的小保姆兰芝姑娘从屋里迈出门槛，影子也跟了出来。

——没啥，胖胖洗完澡了吗？

——快了，郑红姐也在洗，你坐一会，我出去买蚊香。

她迈出小院的大门，影子也就悄悄地跟了出去；月光在院内晃来晃去，像电影机射出的光影，没有一定形状。兰芝姑娘来了二年，从四方山里走了出来，她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，跑到城里找活干，真是了不得。山里的姑娘很少出大山沟，祖宗八代都在山窝里熬煎，结婚生子，侍候公婆，为儿女耗尽心血，直到黄土埋住细细的脖子，有人还不知道飞机、火车吃多少草料才能跑起来。传闻她奶奶从生、嫁、到死才洗了三回澡，死后三天回门，牢骚满腹地说阴间真糟糕，连一次澡也洗不成，身上长满了虱子和疥疮，她一次又一次地嘱咐兰芝一定要多洗澡，把奶奶的那份也洗过来。兰芝出来当保姆不是为了别的，听人说城里人爱洗澡，她托人来到我家。第一愿望实现了，她整天无忧无虑的逗孩子玩，连老头、老太太都很喜欢她，当作干女儿对待。

西厢房内水哗哗响，孩子呀呀地学舌，仿佛郑大妈又在讲述小时候的故事。小昊呀，从小最爱玩水，生下来没满月，就能在盆里用脚踢水，溅了我一身水花。把他抱起来时，他

哇哇地直哭，小雀像个水龙头，哗哗尿了半盆。哈，刚刚满月，父母跟队伍又开拔了，苦命的娃娃。

这就是父母的不对，没有尽到哺育儿子的责任不说，儿子后来回到家，像个乡巴佬，当母亲的一点也不心疼，还说是个脏小子。你虽是卫生局长，对儿子也不能当官僚主义者，我又不是你的小兵，拿捏着架子，冷着面孔，好像别人都是多余的。郑大妈多好哇，她右手牵着小郑红，左手拉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讲山毛人的故事；山毛人可怪呢，它浑身是毛，抓住人一会哭一会笑，把人吓死后才吃掉，连骨头都要嚼碎喂小毛人。有个勇敢的猎人决心要降服毛人，他对着毛人大笑三年零八个月，把毛人笑晕了，拿藤条把它们串在一起，埋在大山沟里。时隔半年，生出了许多大山毛榉树，一到夜里呀，一到夜里就发出嘻笑声，把过路的人吓得尿了一裤裆。

每次听故事，郑红同我挤在一起，用小手抓住我的肩膀，有时因害怕，把身子缩得紧紧的，像只小猫咪。她比我小几岁，同吃一个奶头长大，那个鼓郎郎的、带着密密麻麻青筋的乳头，有无限的吸引力。难怪人们常念叨：从小喜欢妈的乳头，长大喜欢俏婆娘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小心你儿也忘娘。

郑红的爹是个游击队政委，解放后任区长。反右时，上面派人要他揭发原县委书记王守仁的罪行，他被逼不过，就在纸上画了个狗撵兔子，这下可好，他变成了狗叛徒，天天得学狗叫，一直到含冤而死。听郑大妈讲，他的坟墓埋在父亲打游击的地方，是个风水宝地。六〇年大旱，塘干湖裂，他的坟旁边涌出一池清泉，茵茵一片青草，乡亲们吃的都是

这儿的水，任你怎样担它永远干不了，只是水有点涩，一传说是他的泪变成的，不管怎样，乡亲喜欢喝这水，还在旁边修个小水库，名叫泪池。

月儿下弦，锯着石榴树梢儿。郑红小时候最爱吃石榴，她的小牙齿长得像石榴籽一样密，白晶晶的，讲起话来格外甜。她的两个刷巴辫子翘得高高的，妈妈还给她扎了两朵红石榴花结。她来家时，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，但她的地位比我和弟弟亚丁的都高，像个小公主。妈妈一心想要个女儿，可只有两个傻小子，都不成大器，她遗憾地说：郑大嫂，你好福气，有这么个聪明漂亮的小姑娘，我拿儿子换怎样？说是这样说，可郑大妈却把我夸成一朵花，还要结个娃娃亲，促成个承龙快婿，谁知道快婿是什么，或许是高空列车，或许是人造卫星，管他呢！我们还是哥妹相待。

教室外也有一株大石榴树，如果上课时感到没趣，就拿它来消磨时间。中学生到底比小学生想得多了，因为石榴花每开一次，就要来位新老师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同学们，新年好，大家掀开第一页……

——上学期讲到历史……夏商周是公元哪一年？王昊同学回答。

——老师，是五五年。

——什么！

——他姓夏，名叫商周，生于五五年，他父亲是专署的夏秘书……

——住口！谁回答？

——是老师。

下课铃惊动了学生，一窝蜂涌出教室，我撞在一个女同学身上，她骂一声不要脸，同学们乱哄起来，说不要脸是最下流的语词，只有流氓地痞才能享受。我的脸涨红，头脑沉沉的，自尊心受到莫大的伤害，男子汉绝不能受辱，下意识地攥攥拳头，好似有一股力量牵动，不由自主地扇了她一巴掌。她愣了一下，白净的脸蛋顿时出现几个红红的花朵，瞬间不见了，她哭了。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沉重，好像挨了别人的巴掌，那只手已经麻木，仿佛被电击了一下，手巴掌心总有一股熏人的女人的郁香，被刺激得睡不着觉，半夜起来洗呀刷地，怎么也洗不掉，只好用小刀刮，一层皮一层皮地刮了下来，从肉里抽出一根带棱角的细头发。

从那时起，我浑身就一冷一热地颤抖起来，医生说是中了丹毒，吃几副药就好了，郑大妈把药熬了三十天，灌得我上吐下泻，病还是不见愈，只是吐出了许多头发丝一样的小虫子，黑黝黝的吓死人。我怕看见这些使人中邪的东西，怕看到女性用过的东西，仿佛有个姑娘老是在眼前跳芭蕾舞，双臂光滑红润，双腿丰腴透明，脸蛋像朵石榴花，香喷喷的，呈出女性那种可怕的诱惑力。夜里更睡不安生，总是被那女子拉来拥去，自己像个陀螺，随她任意摆弄着。她趴在我耳朵旁说了些不可理解的话，要我跟她成亲。我问她是什么意思，她嘻笑着说我是个傻瓜，连孩子都知道！她问我看没看天仙配，董永和七仙女在一起就是结婚，后来生了个胖娃娃。我问是怎么生的，她神秘地告诉我，只要给大树叩个头算是结婚，然后亲一下嘴就可以生小孩。她说着就对准我的嘴唇